

怀念我的老师——施白南教授

西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罗泉笙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凌晨，是我一生中最难忘和悲痛的时刻，我的老师，著名的动物学和鱼类学家施白南教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是一个还有知觉的人，本能地随着同志们赶到医院，走近床沿掀开被子一看，那慈祥的面孔和昨天见到他时一样，但确实停止了呼吸，当我意识到他再也不会和我讲一句话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已快三个月了，痛犹在心。他的遗物、字迹还常出现在我的案旁；他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眼前！

施老是在1950年，当我还是学生时，从西部博物馆请来省立教育学院生物系当系主任的。事隔两年院系调整，我毕业留校，施老毅然把我留在他的身边，这就是我从事动物学工作的开端。转瞬之间，我随施老工作已整整三十四个春秋，深深体会到西南师大生物系的今天是和施老的辛劳分不开的，而我的成长更与施老的关心培养息息相关。

施老在解放前是个贫苦的学生，他热爱祖国，支持进步人士的工作，对国民党的统治极端不满。同时他又是一个谦虚谨慎重视实际的科学家，在抗战期间，对四川鱼类及脊椎动物作过多次考察，总结出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解放后，他在身兼多职的情况下，更潜心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常在星期日到办公室工作，有一次竟然因过于疲劳而晕倒在地；在研究工作中，从东北到西南的大部分江河都有他的足迹和汗水，撰写了多篇专著和论文。尤其在他的晚年，师母又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仍坚强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完成了四川几条江河的鱼类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呕心沥血。他的书案玻板下写着“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鞭策自奋蹄”的座右铭，鼓励着他克服重重困难，战胜种种挫折，为我国鱼类学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施老在解放初期就积极要求入党，由于受到左的路线的影响，历经数十年，他百折不挠，终于在1985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

施老治学严谨，常教育我要细心、谨慎，勤于动手，不轻易下结论，对记不清的问题，常常说：“再去看看”。对外面寄来的文稿，常一丝不苟地伏案审阅。在他晚年已经患有多种疾病时，对上级下达的任务都努力去完成，他常说：“我们都是逼出来的，不干嘛！光阴似箭！不如干，还可有贡献。”因此，他在晚年还招了研究生，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的科研课题。

施老作风正派，乐于助人，平易近人，从不发脾气，对青年人总是谆谆善诱，看到年青一代的成绩就像自己事业上的成功一样喜悦。从不保守，对年青一代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施老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生活俭朴，多少年来都穿那一件棉衣，有一次我发现他老是用右手将左手袖口往里面塞，这才发现他的袖口棉花已经漏出，我情不自禁的难过起来，给他将袖口缝了块布，当时快要去开动物学会了，才劝他买件新的，可以说，十多年来，他在临终前不久才做了两件罩衣。

施老在世时和我邻居，几乎与我无话不谈，他去后三个月，我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良师，我怎么也转不过弯来，因为举头、伏案，都能看见他的教诲，每一个字迹都会引起我无限的回忆，因此，我久久不能提笔。思前想后，施老的一生是呕心沥血奉献自己的一生，领导上把施老在学校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只能加倍努力去完成他未完的事业，我下定决心努力学习施老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学习他治学严谨谦虚朴实的精神，学习他热情关心培养青年，把青年人超过自己看成是最大的幸福，学习他乐于助人、关心群众、平等待人的良好作风，团结同志，完成施老未完的事业。

安息吧！敬爱的施白南教授。